

# 江花

## ·微小说

A20

# 别墅里的女孩子

■文/谢大立

小楼是在别墅里把手伸向一沓钱时遭遇女孩子的。

女孩子和他差不多年纪,圆脸,眼睛特有神,可以说是他见过的女孩子中最漂亮的。女孩子的一身打扮也摩登极了。她由楼梯上款款而下,看到他后停住了脚步,一手扶着楼梯扶手上,一手拿着样式新潮的手机,望着他似笑非笑地说,是你来得不是时候,还是我出现的不是时候?

小楼伸向钱的手就僵在了茶几的上方,目光也僵在了女孩子手里的手机上。女孩子站的位置很巧妙,与小楼隔了一段距离,小楼伤不到她。她手里的手机却在提醒他,她随时都可以报警。

要在以往,他是不会那么在意的。他翻窗入室,不过只是想填饱肚子。他一个弃儿,没有生活来源。再说他专门进这些别墅,也不叫偷,是别墅的主人把钱放在茶几上让他拿。

可眼下,他不得不当回事。如果女孩子报了警,自己就在公安局挂上号了。

女孩子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,眼睛虽然警惕地盯着他,却开始把手机在手里优雅地掂来掂去。每掂一下,他的心就缩一下。缩得不能再缩了,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说,请你不要报警,我再也不敢了。女孩子莞尔一笑,说,我对你说我要报警了?又说,你这么怕,还当小偷?趁我没有改变主意前快走!他走,女孩子又说,可得走好哟,要是不小心让保安逮住了,可怪不得我了。

他没有被保安逮住,还阴错阳差,当上了管这片小区的保安。开始,他实在不愿走进这个小区。如果碰到那位姑娘,对方说,怎么是你?那可是件糟糕透顶的事。他想给她解释,她会听吗,会信吗?不得不进这片小区时,他心一横,大摇大摆地进了。信不信不是那么一点事吗,那时候没有生活保障,谁都懂的,他不过是为了填饱肚子,为了活命。

这样一想,他穿行于这个小



漫画 肖方元

区,就昂首阔步大大方方了。可是他并没有碰到那个姑娘,连长得和姑娘像的也没有碰到。走的次数多了,疑云就在他的心里升起了:这栋别墅的门,始终是关着的,和他那时偷偷溜进去的情况一样。他那次敢翻窗入室,就是看到别墅的门始终关着,不像有人居住的样子。莫非,那个姑娘是个宅女?可是宅女也要出来买菜买粮,不买那些生活必需品,靠什么活?

疑云越来越重,他终于走近了邻近的一栋别墅,一对年逾古稀的老两口坐在院里喝茶。他向他们打听那座别墅的主人的情况,他们说,住在这里的人互相都不来往的,谁都不知道谁。他又向小区的其他保安打听,得到的回答是:别墅的主人出国探亲了。主人出国,是不是有人在帮着照看房子?保安说,这只能问别墅的主人才清楚。

后来,别墅的主人终于回来了,是一对中年夫妇。他对他们说,我是这个小区的保安。他们不冷不热地说,哦,有事吗?被他们一问,他顺口说,你们出国后是不是请了一位姑娘帮你们看过家?

请姑娘?男主人愣了。

一位姑娘?女主人眉头皱了,下说。

一阵尴尬后,女主人问男主

人,咋回事?男主人问他,咋回事?本来是他问他们,却被他们问住了。

他说,没咋回事,保安嘛,为了业主和小区的安全,问得多了点,你们别介意!

离开他们后,他心里的疑云更重了,从他们的表情里,排除了那个姑娘与他们有关系,起码不是他们请来的。那她又是个什么角色呢?茶几上放的那沓钱,究竟是怎么回事?

他又折回来,出现在他们的眼前。

“对不起,刚才有话没和你们说清楚,最近社会上治安比较乱,为了对小区的居民负责,我来找你们是想问一件事,在你们出国的这段时间,家里丢了什么东西没有?”

男人说,丢东西?又问女人说,丢了东西吗?女人说,好像没发现丢什么东西呀,电视电脑、冰箱冰柜都在呀!说着,拉一把男人就走。

小楼看着他们匆匆离去,对女孩身份的猜测又多了一分……



# 枪决猴王

■文/陈祥泰
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四川解放的那年,地域广阔的峨眉山也进驻了解放军。他们很快就把山上的许多黑暗不平的事情处理了,把当年的坏和尚、坏地主、恶霸、土匪镇压的镇压,管制的管制,很快把峨眉山改造成了真正的清静佛教圣地。“天下秀”的美景,加上太平的环境,游客日益增多。

有一天,解放军的一位年轻排长在九老洞和寺庙住持谈话,一大群猴子跑来找吃的,它们机灵活泼、讨人喜欢,和尚与游客们把许多食物扔给它们。

人们都看见猴群当中有一个特别威武有力的大猴子,总是跑在许多猴子的前面,把扔来的食物飞快地吞下去,有小猴子来抢吃的时候,它总是拦着,常常一巴

掌把小猴子打得老远。

年轻的排长不明白了,他问住持:“这大猴子是怎么回事?它为什么这样凶?”

住持告诉排长说:“这是猴王。”

排长一听就火了,说:“猴子里也有恶霸行为,这可不行!”边说边迅速拔出枪,手一扬“砰”一声把二十多米外的在猴群中不停跑动的猴王一枪击中。

没想到的是,二百多只猴子见猴王倒在血泊中死掉,顿时吓得一哄而散,转眼间一只也不见。

住持叹息不止,对排长说:“你打得冒失了。老猴子不让小猴到人前去抢东西吃,是怕小猴被人抓走,是保护小猴的意思。猴子的食道下面有一个嗉袋,它回到家里会把储存在里面的食物吐出

来哺给小猴吃的。”

听住持这一说,排长后悔不已。他亲自动手做了个大木盒,将猴王放入木盒埋葬了。而这一散,猴子便从此不见。游客们上山也享受不到观猴逗猴的乐趣。

解放军纪律严明。那时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之说,部队领导认为这位排长的做法损害了群众利益,便把他的排长职务撤了,降为班长。

一年后,峨眉山的猴子才重新集聚起来,可是比原来的规模小多了。

这位年轻的排长爱憎分明、疾恶如仇、同情关爱弱小的精神值得赞扬,问题只在事先了解得不够,有点性急,犯了主观主义。

就是这么一枪,给峨眉山猴子的历史上留下了这一点波澜。

# 拆迁

■文/杨利君

土根成了村里唯一的钉子户,这是全体村民都没料想到的。这个大半辈子老实巴交的农民的倔劲让村支书费了不少脑筋。土根落寞地站在他这栋青砖青瓦的老屋前,望着拆得七零八落的村庄,一脸茫然,他家的狗儿阿黄在主人身后望着他,土根的回忆如同放电影般在脑海里一一闪过……

这栋老屋是他家祖孙三代几十年来辛劳翻建的,那时村里盖得起楼房的人不多,他家是先富起来的农户。改革开放那个年代,村里的劳动力都进城打工挣钱了,他也随着村里的人到繁华的城市当了一名建筑工人。他与乡亲们建起的楼房不知有多少栋,他始终忘不了那些与工友们一起住在筒子楼里的日子:在陌生的城市辛劳工作,一天下来回楼里,二两白干一碟花生米,喝到尽兴时扯开嗓子哼几句家乡小调。春夏秋冬一年一年,支撑着他的是那遥远的村庄,那栋老屋时时刻刻温暖着他疲惫的心。

好不容易盼到过年回家,乡间的小路上熟悉的乡亲们热情地打着招呼:土根回来啦,赶明几个到我家喝两杯!这还没到家,聚餐的日子便排满了。进门时老婆和儿子的惊喜自不必说,老婆在厨房忙碌,不一会儿便有一桌香喷喷的饭菜摆好,亲朋好友围坐在一起,边喝边唠叨一年的辛劳及外面的见闻。

他与乡亲们一样把青春留在了城市,然而他始终觉得城市的高楼大厦太过冰冷,不如乡村的一砖一瓦来得亲近。虽说城里的房子水电气一应俱全,但他不习惯一扇门关起一个世界,同住一个楼里的邻居却不相识,见面连招呼都不打一声,太冷漠了。虽说孙子和自己很热乎,可他怎么也不明白他那宝贝孙子经常在电脑前嘟嘟什么种菜偷菜的,在乡下没什么偷菜,谁家种了菜打个招呼便到地里摘些是常事,孙子老说他OUT了。

如今乡村要城市化了,祖辈们住了多少年的村子说拆就要拆了,居然要变成城里的模样,乡亲们要统一住到新建小区的楼里,要走硬邦邦的水泥路,再不见炊烟升起,再不见鸡鸭牛羊的鸣叫,再不见孩子们在村中打谷场嬉笑打闹。

老支书一再向他讲解,小区里农贸市场及超市都有,如果想种地可以到农场,想活动可以到老年活动室,政府为拆迁的村里人都买了保险,老了有养老金,病了有农村社会医疗保险,让每个人都老有所依,老有所养。

可他依然不舍那摸了几十年的锄头,那烧了几十年的锅灶。老支书说楼房干净,烧煤气好,烧柴会污染环境,那锄头用不着了,以后是机械化耕种,不需要那么辛苦,养鸡可以到养鸡场去,全是机械化的。

是的,这有什么不好呢!该换脑筋了,不能给村里拖后腿了。土根深深地望了一眼他的老屋,舒展开了眉头,抖了抖衣服上的灰转身走开了,阿黄似乎也懂了主人的心事,欢快地跟着主人,夕阳一点一点吞没他们的影子,连同这安静的老村庄……

编辑 肖方元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曙光